

〔英〕
韩素音著

青山青

Han Suyun



湖南人民出版社

〔英〕
韩素音著

青山青

余杰 华民 沈峪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Han Suyin
THE MOUNTAIN IS YOUNG
根据1958 London Granada Publishing Ltd
Panther Books 版本译出

青 山 青

〔英〕韩素音

余杰 华民 沈峪 译

责任编辑：李全安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7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2.375 插页，3 字数，496000

印数，1——30000

ISBN7—217—00123—4/1·52

统一书号：10109·2113 定价：6.35元

新书目，87—27



《青山青》中译本序

一九五六年我应邀参加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陛下的加冕大典。这是我第一次访问尼泊尔，我发现这个国家如此风光旖旎，如此富于特色，在如此众多的宗教中十分和谐稳定，具有如此巨大的潜力，为此，我创作了《青山青》。

也许高山的空气的确能影响一个作家，后来，我到中国西藏去的时候，也同样感到心旷神怡。我在访问了尼泊尔以后的八个月中写完了《青山青》。书成以后立即成为欧洲、也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许多到尼泊尔去的人，手里都拿着我的这本书。

二十五年之后，本书仍然没有被人们忘却，先后在几个国家重版了。

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读这本书，并不是去发现什么可以和中国、或者可以和中国文化相比较的地方，而是去发现一些未知的感情、观点、文化和人民；懂得作家必须敞开门户，面对陌生的海洋和大陆；必须知道世界是由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实体组成的。

《青山青》是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书中大多数的人物和事件都是虚构的，但是一切虚构的文学作品都是以真人真事为依据的。

即使在今天，我的许多尼泊尔的朋友仍然对我说：“你怎么能如此深刻地了解我们？”这本书之所以能有较长的生命，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吧。

韩素音

一九八六年五月于北京饭店

（题头照片为韩素音女士给中译本序打字）

主要人物表

约翰·福特—退休的英国殖民部文职人员

安妮·福特—漂亮的英国姑娘，固执地寻求自我的作家

利奥·比菲尔德—联合国国际商誉专家

弗朗索瓦·吕内维尔—摄影记者

昂里·梅农—訖里什那神的现代化身(安妮的印籍情人)

瓦西里—皇家饭店经理

希尔德—“北欧女神”

孔尔马将军—生性要让对方感到自卑的人物

将军之妻(玛哈蕾妮)—世界上最安详的女人

兰奇特—外貌英俊、内心丑恶的恶棍

鲁克明妮—兰奇特之妻，“世界第二美女”

陆军元帅—哲学家

元帅之妻—“世界第一美女”

麦克卡洛—理所当然的权威、博学多闻的神父

艾索贝尔·莫普雷特—加德满都女子学院院长

纽韦尔小姐—历史教师(“历史”)

波特小姐—地理教师(“地理”)

苏拉盖默·麦克伊泰尔—体育教师

马提·阿鲁沃雅切里范拉姆加佩塞—苏拉盖默的未婚夫

弗雷德利克·马贝尔医生—加德满都医院主治医师

尤多拉·马贝尔—灵感音乐作家(医生之妻)

蓬索尔的名门贵族兰波奇—喜马拉雅山区恶名昭著的混世魔王

迪莱斯特—兰波奇的女儿

玛丽埃特·瓦尔波特—法国女人，著有《五大洲的男人们》

贾甘那塞上校—通往加德满都公路上的筑路工程师

迈克·扬—美国工程师

沙马—尼泊尔革命者

帕特—美国艺术家

科拉—从师后开业的外科医生

米塔 }
里格米 } —将军的仆人，供安妮使唤

里姆斯柯夫教授—西藏问题专家

保尔·雷德沃思—英国驻加德满都公使

玛莎·雷德沃思—香豌豆专家

彭柏顿—廓尔喀步兵团少校

伊诺赫·帕·鲍尔斯—谷地俱乐部主席

萨里亚—加德满都的妓女

斯旺米·比德哈里—未发一言的人

小 引

本书是一部小说，这就是说，它力求以虚构的人物和特定的环境，尽可能如实地向读者提供一幅当时、当地风俗习惯，以及各个民族的画面。

加德满都实际上没有英国驻节公使、女子学院和谷地俱乐部；蓬索尔、它的庙宇、兰波奇和水坝也都是不存在的。除了神和女神外，书里所有的人物纯属虚构。

“……我正在学习这种无法无天的，漫无止境的，属于另外一种形式的爱情。我自言自语地说，我所追求的，就是这种爱情。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这才是真正的美满姻缘。”

——安妮

目 录

中译本序	韩素音 (1)
主要人物表	(1)
小引	(1)
第一部: 平原	(1)
第二部: 谷地	(27)
1—13章	(29)
第三部: 向上之路	(239)
1—15章	(241)
第四部: 青山	(603)
第五部: 归去	(679)

第 一 部

平 原

明天在愚昧的牢笼里哭泣……

夜沉沉，路漫漫。

——迪伦·托马斯



第一章

“请等一下，先生！夫人，请等一下！先生，先生！”

算命先生追赶着他们。他磕磕绊绊地奔着，棕色便鞋的后跟处扬起一阵阵灰尘。胡子拉渣的脸上汗水晶莹，那根探路棍也微微闪光；他丰满的嘴巴红润而带笑意，四周是一圈黑色的胡子。

“怎么回事？”约翰·福特问，他没有停下脚步，只是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蠢驴要干什么，你知道吗？”

安妮说：“昨儿晚上你见过他。”

“昨儿晚上我见过他？我见过？你在胡扯些什么？”

约翰的声音照例是那么大惊小怪，两道眉毛也竖了起来，他明明知道安妮说话的意思，但为了让她承认他的存在，他故意用这种惊讶的声调，逼她尽可能作出简单的回答，勉强的解释。这样，尽管她沉默寡言，对他爱理不理，他还是能因此而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感到放心，他力图通过语言的桥梁来靠拢她，迫使她用话语来消除她每次在他身边时硬装出的这种寂寞感。

他想叫安妮说：“昨儿晚饭以后，我们坐在旅馆阳台的电扇下，就是这个锡克教的算命先生摇摇晃晃地走到我们跟前。”可是她却闭口不语，就象石头沉入了水里。这使他既恼怒，又害怕。他只好一个人沉默忍受，忍受永远也说不出口的事情，比如那天早晨在卧室里的事。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只好用恶毒

的诘问，以偶然想到的在外生活的日常琐事作为话题，把它象掷向关闭着的店家的砾石似地掷向安妮。

“你认为我什么时候见过这个家伙，在哪儿？”

只要安妮能象他们婚后第一年共同生活时候的安妮就好了。那时，对于他说的“什么，怎么回事？你这是什么意思！”（总是那么突然，说话时脑袋还猛地一甩，用以强调他那十足的男子气概，同时目光闪烁，这是他在一个现已自治的殖民国家当了十五年官员所养成的习惯。）作为回答，她总是迹近于傻乎乎地笑笑，一种莫名其妙的、女孩子气的、缺乏自信的笑。对于她无法理解的玩笑她总是报以这种欢笑。他了解她的这种羞怯心理，这是因为她心里没有底，生怕弄得不好会得罪人，这使他感到高兴，许多男人都会为此感到高兴，他们喜欢自己的伴侣总是在傻笑中得到抚慰，就象他们希望在回家时看见狗儿朝他们摇着尾巴一样。他总爱突然用大惊小怪的问题让她吓一跳，看着她不知所措，因为大声叫喊、突然的声音、砰然的关门声，这些人类粗暴行为，总是吓得她魂不附体。然而她对雷声倒不害怕。他很喜欢她那稍具歉意的笑声，后来她的笑声逐渐减少了，最后干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粗声粗气的、令人厌烦的声音，就象镜子上蒙上一层灰尘，遮盖了镜子的光泽。

“请你别再问我了。这件事你跟我一样清楚。”

再往后，也就是他们婚后第三年，她开始耍脾气了，十指在背后交叉握紧，掩饰紧张的情绪。她的眼睛浮肿了，颧骨尖了，这使他神魂颠倒，平添了一层乐趣，几乎使他心驰神往。“你别嚷嚷。你刚才还在嚷嚷。对，我说那就是嚷嚷。你的嗓门越来越高，哦，你又嚷了，亲爱的夫人，你越来越感情用事了。你真该克制一点。你也许能成为艺术家什么的，不过即使

那样也应该心平气和嘛。我想，这也许是年龄和经历造成的。看上去你太疲劳了。”

有几次他还说：“不管怎么说，你瞧，我总是你的丈夫嘛。”

去年她开始发明一种她所谓的武器，专门用来惹他生气。这就是：沉默。

现在他等待她的回答，以迫切的心情等待着，连汗都渗出来了。他舔舔嘴唇，喉肌微微抖动，准备讲话。但她那茫然、躲避的脸毫无变化，丝毫没有。这会儿算命先生已赶上了他们，他握着探路棍的那只手举了起来，就象是招呼出租汽车，他的手腕上戴着一只细细的铁镯，他的头巾是整洁、凉爽的淡绿色的。

约翰停了下来，转向这个锡克教徒，微微攥起拳头，两只脚叉开，撅着下嘴唇，脑袋前倾，蓝色的大眼睛盯着算命先生那愉快的褐色眼睛。紧接着，他象摆出一副拳击的架势，又突然恢复常态，好象认出人似的；他眉开眼笑，伸出一只手，当着安妮的面耍了一套花招。他觉得安妮憎恨这种丑角戏，但是当着她的面，话已经出口了。

“原来是你呀，先生。”（约翰为自己能恰如其分地与任何土人谈话而感到自豪。“我随时都能与他们交谈，毫无困难。”）“我起先没认出你，”他转向安妮，“这位先生就是昨儿晚上我们见过的算命先生，亲爱的。”

锡克教徒一听见提到他的职业，就严肃起来，象个大兵似的朝他敬个礼。

“是的，先生，不过我不只是给你算命。我还是个瑜伽的信徒，是个术士。瞧这儿。”

他从一只边袋里掏出一串棕色念珠，迅速地数着，嘴里念念有词，听上去象是啜泣，其实是在祈祷。随后又将念珠放进口袋。

“还有这个。”

他从另一只口袋里摸出一张磨损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须髯皆白的老人，耶稣似的脑门，印度苦行者的鼻子，头上盘着捻丝似的卷曲的白发，只见他低眉沉思，正襟危坐，周围摆着象是纸做的百日花草的花盆。

“这位，先生，是斯旺米·纳拉扬达^①，我的老师，伟大的宗教家，……著名的圣人，斯旺米·纳拉扬达，名扬四海。”

这会儿，他从外套的内袋里摸出一扎珍藏的蓝色和白色的信笺，已经不知道翻过多少遍了。

“这封信是一位英国将军寄来的，他是个非常知名的伟大的人物，上一任英国驻印度总督的副官。请念念。”

“‘绅士们肯定会相信对他自己吉凶祸福的预言’”约翰念道。“哈，哈哈。”

“相信他的预言，”算命先生重复了一遍，由于出汗和自豪，显得容光焕发。“英国将军们不会说谎，全世界都知道。英国人说话算数。现在，先生，夫人，我想帮助你们，是的，你们，我不是为了赚钱，钱算不了什么，不用给钱，我只是想帮助你们。伸出你的右手，对不起，夫人，啊，……”

他用右手握住安妮的右手，全神贯注地审视她的掌心，然后，双目紧闭，眼角外部的棕色的皮肤都皱了起来。

“我告诉你……”（他的左手弯成个大大的半圆形）“善决

^①斯旺米，意为阁下，系印度人对学者、宗教家或僧侣的尊称。

一切疑难，吉星高照日，尘世百年身；只要二十卢比。”然后睁开眼睛，放下她的手。

“二十卢比，你是说二十卢比吗，先生？哦，这可太贵啦太贵啦。”约翰用十分温和而又含讥带讽的口吻（在殖民国家做行政官员的最后几天里，他常常用这种口吻）和这个锡克教徒讨价还价，他很高兴，因为对方称他“先生”，在这中间他用微笑、言词和规劝来戏弄对方（“但是先生，这很便宜呀……童叟无欺的……不，先生，我决不骗你，你可以去问斯旺米……那位将军……”），约翰不慌不忙地、循序渐进地把对方的要价一个卢比一个卢比地降下来。想到安妮还站在背后，约翰希望引起她的兴趣，便继续跟算命先生在价钱上锱铢计较，但是安妮走开了，走了几步，走到路边一棵大树跟前，倚在树干上，凝视着树叶：尖尖的树叶，象一只凝神细听的耳朵。她意识到头上的树叶，就象有人用清晰、干涩的声音在她耳边说：“这是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当初你问过这叫什么树，但是如今你忘了。印度人把树上的嫩枝熬成汁、加点盐，用来刷牙。”安妮再也看不见分布在叶面之内绿色多汁的肉叶了——绿色表皮内部那种生机盎然，沁人肺腑的肉叶。这棵树非同寻常，她心里说。枯燥无味的话，知识，印度人用它的嫩枝……

“安妮，安妮，看在上帝的份上，当别人跟你说话时，请你不要不理不睬。”

约翰勃然大怒地看着她。她朝他扭过头来，然后又掉转脸去。他的声调大变，说：“他只要六个卢比。你究竟要不要他算命？”

安妮回到两个男人面前，右手掌心朝上，伸给算命先生，而约翰则大步流星地走到她刚才站的那棵树下，算命先生低下